

书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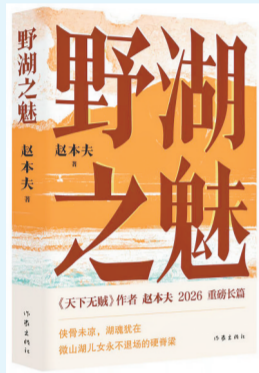
《中原作家群研究丛书》



由郑州大学文学院李勇教授主编，刘宏志教授、朱一帆副教授参与主编的《中原作家群研究丛书》近日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论》(李勇)、《小说中原——新时期河南小说研究》(刘宏志)、《地方记忆与文化遗产》(潘磊)、《地方经验与现代中原乡土书写》(陈晨)、《承袭与创作：新世纪河南作家创作论》(江磊)、《新世纪河南作家研究》(朱一帆)6部，逾百万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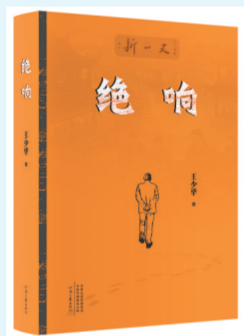
《野湖之魅》



作家赵本夫的长篇小说新作《野湖之魅》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。

这部作品以微山湖为叙事核心，交织家国、生态与人性三重线索，展现出时代变迁下普通人的命运沉浮。赵本夫通过《野湖之魅》进一步完善了其“大生态”叙事王国。

《绝响》



《绝响》是一部描写古都开封饮食文化的长篇小说。早在北宋东京城的酒楼食店，堂信被称为“行菜”，他们通过响堂报菜的方式，将客人点的饭菜清晰准确地传达给后厨。

怨情仇、悲欢离合，随着历史发展、时代进步，响堂不得不退出时代舞台。小说语言鲜活、生动，延续了作者王少华已成风格的韵味小说特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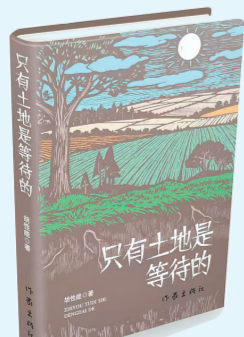
《两都赋》之《乡关何处》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两都赋》之《乡关何处》书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到1948年洛阳解放这一段历史时期，由中原到关中，先辈们挣扎着活过的人生。

历史陈酿的温情剖白，也是对河南梆子戏(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被正式命名为豫剧)和曲子戏(河南曲剧)现代发展史的小说化记述。书石和刘乃艺两位作者历经十余年筹备，将我党党史、家族史和私人史有机结合，捕捉到在陕河南人及其后辈的柔软内心，将其化作小说的元素。

《只有土地是等待的》



《只有土地是等待的》是作家胡性能的全新散文集，收录24篇文章，分为“生命书”与“大地行”两辑，该书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胡性能以土地和行走串联起云南、四川、贵州、山西、新疆等地的山河风物与人文记忆。

守。胡性能写的是山河风物，也是家国记忆；是地质遗迹，也是平凡人世。

在郑州的土壤里 触摸文明的根与魂

雷凡

嵩山的存在，为郑州文化注入了刚健之气。这座“五世同堂”的地质奇观，以25亿年的沧桑积淀，成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圣地。书中对嵩山文化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：《少林寺》电影能在信息闭塞的20世纪80年代火遍全球，实际揭示了嵩山文化的流行风尚——它既是北魏嵩岳寺塔的建筑美学，又是宋代嵩阳书院的思辨回响，更是当代文化IP的源头活水。

让我们目光转向古城遗址，从聚落城邦到王朝畿辅，早商王朝的威仪扑面而来。《斯文一脉》宛如一部纪录片，带领读者穿越新石器时代到现代都市的文明隧道。仰韶文化时期的大河村遗址，以“木骨整塑”的房屋遗址和彩陶上的天文图案，证明郑州早在6000年前就已开启文明曙光。

而商代都城的考古发现，才让郑州真正跻身文明中心的行列。书中对郑州商城遗址的描述充满考究的严谨与文学的想象：三重城垣的规制、青铜方鼎的纹饰、甲骨朱书的笔锋，共同勾勒出早商王朝的威仪气象。

书中对杜岭方鼎的描写尤为精彩。1974年杜岭街出土的两座青铜方鼎，高逾1米，腹壁饰以兽面纹与乳钉纹，其中“中轴对称、宫城居中”的布局理念，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基本范式，更在千年后北京故宫“前朝后寝”的布局中得以延续。

抬头仰望，郑州的文化苍穹，从来不乏熠熠闪光的明星。《斯文一脉》以细腻笔触，勾勒一幅跨越3000年的思想史。其中最为耀眼的是人文始祖黄帝。这位“肇造文明”的先驱在新郑开启华夏民族的统一进程。书中特别强调炎黄二帝像的象征意义：这座高106米的青铜雕塑，不仅是对先祖“刀耕火种”功绩的礼敬，更是对“多元一体”民族精神的当代诠释。

春秋战国时期的郑州，更是思想交锋的前沿阵地。子产“铸刑书于鼎”，开创中国成文法之先河；韩非子“法、术、势”的理论体系，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思想基石；列子“愚公移山”的寓言，至今仍是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象征。这些思想巨匠如同璀璨群星，在郑州的文化天空中交相辉映，形成“百家争鸣”的盛景。

《斯文一脉》的价值，不仅在于梳理历史，更在于为古老城市找寻当代出口。书中对郑州红色文化的书写，让古老城市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，二七塔的钟声与豫西洞的弹痕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。二七纪念馆不再是单纯的地理位置，而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精神图腾；豫西抗日

根据地的窑洞遗址，将嵩山的雄浑与抗争的热血熔铸为民族记忆。这种从“历史遗址”到“精神遗产”的转化，彰显了郑州文化的韧性张力。

在文旅融合的章节里，书中展现了郑州的创新智慧。建业电影小镇的“一路有戏”沉浸式演出，将商代市井与民国风情熔于一炉；只有河南·戏剧幻城以21个剧场演绎中原文明，用光影技术让“沉睡”的历史“苏醒”。当游客在“幻境”中触摸商代城墙的砖石，在“李家村茶铺”聆听黄河号子，实则是与先民进行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。

站在文明长河中回望，郑州的文化脉络清晰如黄河河道：它是裴李岗遗址的石磨盘上磨出的粮食丰收，是商代亳都青铜鼎上铸刻的国家雏形，是嵩阳书院讲台上传来的琅琅书声，是二七塔钟声中激荡的近代觉醒。《斯文一脉》以学者的严谨与文人的深情，将这些散落的文化珍珠串成项链，让读者得以在文字中触摸郑州的文明体温——那是一种历经8000年风雨依然蓬勃的生命力，是古老文明与现代都市的交响共鸣。

从双槐树的“北斗九星”到王城岗的“禹都猜想”，从裴李岗的石磨盘到二七塔的钟声，《斯文一脉》用考古实证与人文哲思，串起一条8000年的文明珠链。它告诉我们：郑州的厚重，不在于“古都”之名，而在于始终以来的姿态，在历史的褶皱里寻找早期中国的答案。这部书，值得每一位热爱中原文化的人细细品读——因为读懂郑州，便是读懂中华文明的根与魂。

跨越五十年的承诺

赵文强

毕淑敏以亲身经历为蓝本，塑造了郭换金、景自连、楚直等一系列戎边军人的群像。女主角郭换金本是干部家庭的女儿，特殊年代里被迫更名换姓，被托付给部队的郭大厨。

然而命运的重压并未让她低头——她在昆仑之巅与生命、生活、生存环境奋力抗争，从护士基础知识的学习到班副委青青的貌合神离，从输血挽救潘容到保护怀孕战友叶雨露，她始终高昂着头颅，成为全班战友的精神表率。这是一个在极端环境中淬炼成长的灵魂，她的坚韧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，而是昆仑山馈赠给每一个坚守者的勋章。

景自连的形象同样令人动容。作为大军区首长的儿子，他本可以远离危险，却主动要求到最危险的橙卡地区带领士兵捍卫祖国主权。他爱恋着郭换金，却将这份情感深藏心底，最终洒酒疆场。临阵前，他叮嘱士兵将自己的遗体运回卫生部诊所，只为让心爱的姑娘看到自己最后一眼。这个细节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张力——在残酷的战争与严酷的环境面前，爱情没有变得轻浮，反而因死亡的临近而更加庄重深沉。军医楚直则以另一种方式诠释了忠诚：他主动深入五六千米的高原疫区，在不具备实验条件的情况下以身试毒，确认狮子石

具有高度放射性，及时制止了官兵收藏怪石，保住了无数战友的生命。

这些人物身上闪耀的，是一种在极端环境下仍然灿烂的人性光芒。

毕淑敏的笔触是克制的，但她对爱情、亲情、战友情的刻画却力透纸背。潘容对郭换金矢志不渝的爱，最终以违心与黎欢喜婚嫁的方式保全了心爱的儿子；军人家属甘黄莲将两个儿子先后送往部队，两个儿子壮烈牺牲后，她把悲痛埋在心底，踏遍儿子走过的每一寸土地，只为让儿子的恋人叫自己一声“妈”。这些故事饱含心酸，却从不沉溺于悲伤——它们在泪水与牺牲中，依然指向人间美好，依然让人相信爱与忠诚的力量。

毕淑敏的文学语言同样令人叹服。在《昆仑约定》中，金句俯拾皆是：“思乡是一种民俗”“抽出来的是血，滴进去的是甘蔗和大海”“影子都聚拢了”“瘦得像是用几根别针串起来”“爱情滋生勇气，勇气在所不辞”“背依山河壮美，面前祖国安宁”。而关于高原之“雪”的那段描写，更是将毕淑敏深厚的文学功底展露无遗——“餐风咽雪过的郭换金知道，雪分很多层。上层的雪最冷……中间的雪，孤单压抑……下层的雪，被无数年代的重压挤扁了，却永不言重。”她写雪，写的

是昆仑山上每一个士兵的命运；她写温度，写的是戎边人心中不灭的热血。

从结构上看，《昆仑约定》以时间为经、以人物为纬，39个章节各自独立又在主题统领下层层递进。小说将高海拔地区的样貌、拗口的医学知识巧妙转化为大众可接受的语言，去除了阅读障碍。那些冷冰冰的高寒环境被软化为民润语言驾驭下的叙事空间，读者在打着寒战的同时，依然能触摸到高原坎坎坷坷的纹理，感受到人物抗寒奋斗的不屈意志。

4月25日，2026当代文学之夜在郑州举行，《昆仑约定》获评《当代》2025年度长篇小说五佳作品，实至名归。这是一部关于承诺的小说——人物对祖国的承诺，对爱情的承诺，对战友的承诺，对自我的承诺。而这一切承诺的源头，来自毕淑敏本人对昆仑山许下的那个心愿：“不辜负这座山，是我对自己许下的心愿。”

从昆仑山麓的少女到文坛大家，从见证生死到书写生死，毕淑敏用50年完成了对一座山的承诺。而这部《昆仑约定》，就是她立在高原上的一座丰碑——它铭刻着那一代人用青春与生命铸就的“长城”，也铭刻着一个作家对文字、对历史、对那些永远留在雪域高原上的战友们，最深沉的敬意。

诗与学术的互文

李霞

许并不熟悉古典格律，也不刻意追求诗学传承，但当读到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或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”时，内心被触动的，正是那种共通的、面对有限生命而产生的无限怅惘与追问。作者以学者的敏锐抓住了这一点，又以诗人的笔触将其呈现——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研究不显枯燥，总能引发读者共鸣的原因。

从学术到创作，同一主题的双重呈现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作者不仅是研究这一主题的学者，他自己就是这一主题的实践者。翻开他的诗集《饮一杯唐朝的月光》，随处可见时间生命的印记：那首《寻找黄河》何尝不是在时间之流中寻找文化的源头？《流水笺》组诗反复咏叹的“水”，不正是时间的具象？而那最终定名的“月光”，本身就是时间流逝最经典的隐喻——今月曾经照古人，古月依然照今人。可以说，学术著作中的第一章，恰是打开他全部诗歌的一把钥匙。他以学者之眼梳理传统，复以诗人之心回应传统，最终在创作中完成了对“时间生命”这一母题的当代诠释。

杨景龙在当代诗坛的确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他并非纯粹的诗人，其核心身份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，尤其在古今诗歌传承领域成果卓著。正是这种深厚的学养，使他的诗歌创作绝非兴之所至，而是一场有意识的诗学“试验”——用创作去验证理论，用诗句去完成“纵的继承”。这种双重身份，使他的诗歌兼具学者的深厚与诗人的灵性，形成了极

具辨识度的“学者诗人”写作范式。

古典血脉的现代激活。在他的笔下，古典文学修养并非表现为简单的典故堆砌，而是完成了从“诗学”到“诗艺”的创造性转化。

首先是与经典的深度互文。诗集《饮一杯唐朝的月光》中设有“与经典互文”专栏，将李白、杜甫等诗人的精神气质融入现代意象。例如《寻找黄河》一诗中，现实的黄河与李白的《将进酒》、庄子的《秋水》交织，在时空错位中探讨文化的“源”与“流”。其次是古典意象的当代活用。他善于调动“楚”“敦煌”“禅”等经典意象，并创造属于自己的“精神地标”。组诗《流水笺》则是对“水”这一古老母题的全面现代演绎，既有“大海，才是流水的家”的哲思，也有“送子涉淇的故事”的遐想。最后是诗歌形式的锤炼与建构。针对现代诗过度散文化倾向，他的诗歌注重语言的淬炼和形式的建构，追求庄正典雅的气象。一句“战国的老牛拉着汉朝的铁犁”（《击壤歌》），便以极简的意象浓缩了厚重的历史感。

两个书名，一个灵魂。诗集最终定名为《饮一杯唐朝的月光》，而非最初拟定的《时光留痕：纯和不纯的诗》。在我看来，这两个书名恰好构成了理解他诗歌世界的两把钥匙。原书名《时光留痕》带着学者特有的质朴，它直白地告诉读者，这本诗集是诗人40余年生命历程的真实记录——一部“诗化的年谱”。而副标题“纯和不纯的诗”则体现了他作为学者的理论自觉，回应着新诗百年关于“纯粹性”的争论。最终的定名《饮一杯唐朝的月

光》，则是一次从“记录者”到“创造者”的飞跃。这个标题本身，就是其诗学理念最完美的实践——用现代的酒杯，盛装古典的月光。它至少包含三重意蕴：“唐朝”是文化母体的象征，代表着“风骚”传统与形式美的最高典范，是其向源头溯源的宣言。“月光”作为承载着乡愁与禅意的古典意象，在此被“饮”这一现代动作所激活，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为可被身体感知的液体。

“饮一杯”则是一个极具现代感的当下体验，象征着诗人与千年传统的亲密内化——恰如他笔下的《蚕蚕》，“吃罢桑叶吐出/一条丝绸之路”。这两个书名并非对立，而是互为表里。《时光留痕》是根，扎在真实的生命体验与学术思考之中；《饮一杯唐朝的月光》是花，是从这深厚根基上绽放出的绚烂诗意。

杨景龙的现代诗歌创作，是一场始于书房、终于诗行的文化寻根之旅。他用学者的深邃目光回望传统，又用诗人的敏感笔触书写当下。正因如此，诗评家李元洛称赞他为“五四以来百年新诗史上的杰出诗人之一”，认为其作品在形式探索上的成果“为百年新诗史所少见”。他的创作，为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保持中国新诗的民族气质，提供了具有“范本意义”的答案。

当我合上这两本书，仿佛看见一位诚恳的、在时光中行走的学者，与一位浪漫的、敢于与李白对饮的诗人，最终在字里行间合二为一。这或许正是我阅读这两本书后的感慨：理论的根扎得越深，诗意的花开得越盛。